



古今事文類聚

後集
四之六

~~98
25~~

逍遙文庫
文庫 6
28
25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四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子和

梓

人倫部

父子

餘見愛子知子及世家門

群書要語

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大學父作之子述之

中庸

父子篤兄弟睦家之肥也禮運父子非禮不定禽獸無禮

故父子聚麀曲禮

父者子之天喪服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蠱

卦

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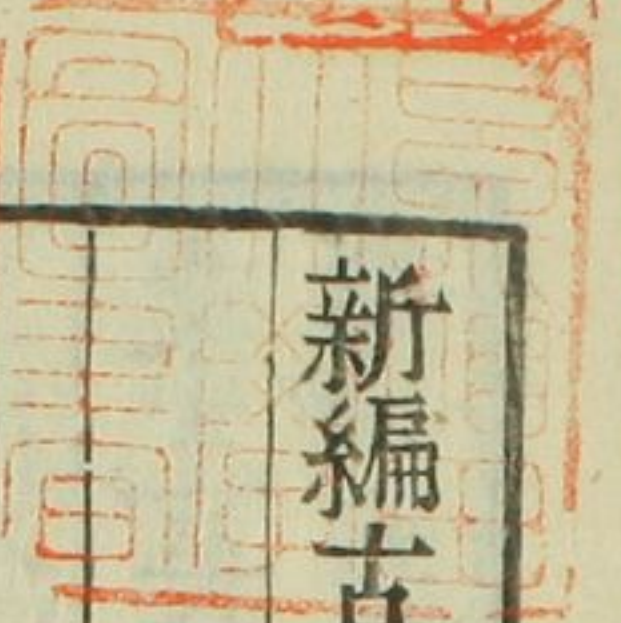
父子之道天性也孝經父子主恩孟子父子之間人所

事類彙編後集

卷之四

人倫部

父子



七

難言漢書子雖至親西伯食其肉不然則死於羹里也父雖至尊沛公索其羹不然則臣於項籍也文粹馮用之權論慧種生聖痴種生狂越絕書

詩句鳳雛驥子生有種毛骨往往傳諸郎坡汗血固應生有種

古今事實

賢不口不類

堯之子丹朱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以瞽叟為父而有舜

烹子遺羹

文王長子曰伯邑考紂烹以為羹以賜文王曰聖人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與食其羹而不知世紀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褚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烹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韓非子

拜前拜後詳見世家門

橋梓為喻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三答之二子乃問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何不往觀之二子往見橋木高而仰梓木實而俯還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梓者子道也世說

證父攘羊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四

二

葉公問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父子責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離婁

父不傳子

輪扁曰臣也斲輪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天運

忍傷父名

田叔為營相卒營人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無以百金傷父名

殺翁分羹

項羽聞成皐破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尊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也

怒子進諫

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飲酒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之令窋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四

言曰無以請事何以憂天下當洗沐歸具言矣怒之乃答二百
曰趣入侍天下事非汝所當言

是父是子

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楊子

數過擊鮮

陸賈為太中大夫呂太后欲王諸呂賈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
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
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
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人馬酒食極歡而
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宅客率不過再
過數擊鮮無久溷汝為也

晚方識父

霍去病父仲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侍者衛少兒私通
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子不相聞父之去病為驃騎將
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至平陽傳舍遣迎仲孺趨入拜謁將軍迎
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之遺體也仲孺扶服叩頭曰
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買田宅奴婢而去

從子之諫

後漢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欲殺青簡
竹以寫書祐諫曰今大夫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舊多
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威權所望此書若成即載之兼兩昔
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奇

之乃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素違父命

有恨子者家貲萬金而自少小不從父語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倒言葬我着者下石磧上恨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令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積土繞之成三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為水所壞恨子前漢人也 太平御覽

遊父子間

班嗣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楊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本傳 陳群字長文通達有識度其所交皆父黨也曾國孔融與群父紀友又與群交唐却士美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真卿蕭穎士輩嘗與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父子

却之間矣 同上

昇輿傳代

原毅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之意欲弃之毅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昇弃之毅乃隨收輿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且曰毅乃後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尅已自責更成純孝毅為純孫 孝子傳 見太平御覽

共阿戎談

阮籍素與王渾為友渾子戎字濬仲年十五小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每過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見子未見父

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吾復未見其父耳父則中散嵇叔夜也

見子不見父

薛勤仕郡為功曹陳仲舉年十五為父齋書詣勤勤顧而察之明日造焉仲舉父出迎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謙盡日汝南先賢傳

相門有相

見世家門

將門有將

王猛之孫鎮惡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祐與語說之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

責子不賢

王述蒙顯授義之耻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貴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諸子曰吾不作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

子散父財

郗愔好聚斂積錢數十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

責不德父

袁宏遷桓温記室後為東征賦賦未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温知之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曰尊君稱謂非下官敢專既不

遑啓不敢請之耳。溫曰：君欲爲何辭？宏卽答曰：風鑒散郎，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殞。宣城之節，信義爲先。溫泣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刀，問宏曰：家公勳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感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贊，胡奴乃止。

求增父秩

孫逖遷中書舍人，父嘉之，且八十，猶爲令。逖求降郊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訪索得父

呂尚之生，父友客遠方，不還。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

行人爲流涕

父清臣清

胡質仕魏爲荊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父，留十數日，告歸。父賜縑一匹，曰：吾俸祿之餘也。及威爲徐州刺史，武帝問卿清孰如？父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譏父銅臭

崔烈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搗而走，豈孝乎？鈞曰：舜之事父也，小杖受，大杖走，此恐陷父於不義，非不孝也。烈慙而讓官。

父子驍勇

達奚震驍勇。走及奔馬。周文曰：非此父不生此子。北史

傷父被刑

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搗搗供厨。豫章熊康父以醉被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思由義斷親。以噎死。亦不可絕食也。顏氏家訓

貴子貴重

宋顏延之。子竣貴重。延之謂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

殊有鳳毛

謝鳳之子超。宗有文辭。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有鳳毛。

朔望歸省

唐王起子龜。性高簡。無貴胄氣。以光福第。賓客多。更住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侍父。河中盧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為郎君公。

子入郡境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為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密。

西平有子

李晟傳。帝狩梁州。晟泣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乃自東渭橋。以精騎萬人破賊。朱泚率殘卒萬人西走。餘黨悉降。帝曰：天生晟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乃拜晟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子想字元直。以蔭補憲宗。討吳元濬。以想為節

度會大雨雪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鷺池想
令擊之以亂軍聲類入城擒吳元濟 柳子厚平淮雅曰惟西
平有子惟我有臣

父子討賊

吳元濟叛皇帝若曰韓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
曰弘汝其以節度都統將軍 平淮碑

各得父一絕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謂之三絕都下有
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後之問以文
章起弟之悌以驍勇聞之孫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之一絕

對管華近

溫大雅遷黃門侍郎而彦博亦為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嘗從
容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

事決於子

令狐綯為相每朝廷大事一取決於子高如元載之伯和李吉甫
甫之德裕高頗招權受賄言事者攻其短綯為其子訟獄

諸子侍立

竇儀尚書本燕人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每對客坐即二侍郎
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

三子列侍

陳省華蜀人堯叟堯佐堯咨皆進士及第而伯仲為天下第一
晚年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堯叟知樞密院次子直史館少

子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
士大夫以為榮灑水燕談

朝服侍立

王溥拜相年三十二其父祚累遷防禦使每見父溥常朝服侍
立客不安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歸田錄

手植三槐

王晉公祐宋太祖朝為知制誥使魏州太祖曰使還與卿王
溥官職時王溥為相使還帝怒安置華州七年不召初祐赴
貶時親朋送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其不做兒子二
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且也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
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邵氏錄

子班父前

吳正肅公育在二府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
以為榮而公踧踏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
敢以入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

父子主新法

荆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淳為屬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對語公
子雋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新
法數為沮方與程君議雋箕踞以坐太言曰梟韓琦富弼之
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
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雋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荆公不合遺

書

父子著名

韓忠憲德子獻肅絳門下侍郎維尚書右僕射續韓忠獻琦子

門下侍郎忠彥范文正仲淹子忠宣純仁並以勲業著曹

武惠彬子武穆寶臣高武烈瓊子穆武繼勳並以武功著蘇

老泉洵子文忠軾文定轍號三蘇以文章著

古今文集

古詩

送鄭涵校理詩序

韓愈

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選之子弟其勸耳矣今生始進士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

家法矣其在門下者可進賀也來告來寧朝夕待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且分司郎吏與留守之從事切載酒設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為詩五韻且屬愈為序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才子富文華校讐天祿閣壽觴嘉節過歸騎春衫薄鳥哢正天加楊花共紛泊交親誰不羨去去翔寥廓

困詩

顧况

困哀閩也困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為臧為獲致金滿屋為鬻為鉗如視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無知彼受其福郎罷別困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困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

送李校書

杜甫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騏驎兒尤異是龍脊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年不必須白晢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罕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眾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荷門固有望歛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藹藹咸陽都冠蓋日雲積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歸期豈爛熳別意終感激長雲濕裋斜漢水饒巨石無冷軒車遲衰疾悲宿昔

律詩

漢高帝

可正平

殺我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本真何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陵

詩話

拜家慶

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慶須着老萊衣

入蜀迎父

番陽張吉父介方娘時父去客東西川不遠張君自為兒時與尚書彭望賢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怜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還省母復至涪關往返者三其父遂以應寧十年二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器資贈以

詩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也三往三復翁歸止
翁行尚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郭功父詩略云昔離家
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今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
三往三復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復齋漫錄

母子

羣書要語母氏劬勞凱風母氏聖善同上靡依匪母詩無母
何恃蓼莪焉得讓尊言樹之背注讓尊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疏
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
南堂衛風毋以子貴注妾子立則毋得為夫人公羊傳列侯妻
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漢文紀注慈母有敗子李斯

詩句門無黃金聽家有白髮親歐賦云留汝車慰我堂上慈荆
公分甘念母慈山谷

古今事實

壽母

曾侯燕喜令妻壽母曾侯

臂痛子歸

曾參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母即以左手搯右臂臂痛參即馳至
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搯吾臂呼汝耳論衡蔡順少
孤事母孝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至乃啖其指順即心
動棄新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故啖指以悟汝耳

倚門而望

王孫賈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歸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女不知處尚何歸賈入市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遂誅淖齒

置毋於誓

鄭莊公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見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毋

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隱

毋知子敗見知子門

嚙臂別毋

吳起出衛國門與其毋訣嚙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後仕衛為西河守

陵毋伏劍

漢主擊項籍王陵以兵屬漢籍取陵毋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毋欲以招陵陵毋私送使者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一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毋卒從漢王定天下

毋問平反

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問不疑多為所平友
母喜笑為飲食三語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

白母期友 見文友門

珍饌供母

茅容字季偉郭林宗見之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以為
為已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容同飯林宗拜之曰卿賢乎
哉因勸令學以成德

滂母勉子

范滂字孟博桓帝時以鉤黨禁錮靈帝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
聞之自詣獄縣令郭楫解印綬欲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其
母就與之訣滂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惟大人劉不忍之恩母

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得兼
乎滂受教再拜辭母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
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為流涕考死詔獄年三十三

母為賊劫

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為賊所劫質載以擊郡
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
王臣義不得顧私恩遂與賊戰母妻皆被害苞葬訖曰殺母全
義非孝也歐血而死

懷橘遺母 見橘門

失母心亂

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庶謂劉備曰本欲為明公効愚軼今失老

事類彙編後集 卷之四 十五
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被執存母

曹操執陳宮謂曰柰卿老母何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柰卿妻子何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

截髮待賓

陶侃家于廬江之尋陽為縣吏孝廉范逵嘗過侃家倉卒無以待賓母截髮得双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而去

母期子貴

齊王敬則母嘗謂人云敬則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入吹鼓角可矣後果封侯給鼓吹

指痛母亡

梁臧盾有至性嘗隨父宿且廷尉府母劉夜暴亡盾左手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報凶問

葡萄遺母

見葡萄門

杜羔得母

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掌兄兼為澤潞判官嘗鞠獄於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出入竊語入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故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跡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梁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丘

壠因得歸葬李肇國史東坡嘗書此事

遺朱康叔云

母老被謫

劉禹錫出為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為言播極遠猿狐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訣恐傷陛下孝治乃易播州詳見交友門柳子厚墓誌

母老出使

狄仁傑為并州參軍同府鄭崇質母老疾當使絕域仁傑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請長史蘭仁基請代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相待如初

白雲孤飛

見雲門

知子必貴

見知子門

母識貴人

潘孟陽母劉曼之女問未坐綠衣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貴人南部新書

親導母輿

崔郊拜太常卿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郊自第去帽親導母與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

母慮吟詩

李賀母探囊中見所書詩多即怒曰是兒欲嘔出心乃已耳

母幸其死

嚴武鎮蜀頗放肆及卒母哭曰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

其母福壽

張齊賢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歎其母福壽多賜手詔存問措紳榮之

母疾心動

司馬池嘗奏文禮部將入試殿庭一日心動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能無恙否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蓋母亡為友人所匿也因語其友而友止告以聞有疾池遂號慟而歸

乞早封母

趙康靖公繁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公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為公曰方為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

古今文集

雜者

閑居賦

潘岳

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木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酪酪俟伏臘之資稟秋暑退鹿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明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或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李觀以著作郎知臨江軍清江縣時歐陽文忠公扶
護太夫人喪歸廬陵船過清江太守謂公為文以祭
之太守以簡率為訝觀曰無深訝也既而公擊節賞
之其文曰

昔孟軻亞聖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饗

古詩

歸信吟

孟郊

淡墨洒為書將寄萬里親書去魂亦去兀然空一身

遊子

孟郊

萱草集堂階遊子行天涯慈親倚堂門不見萱草花

遊子吟

孟郊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
心報德三春暉

律詩

賀陽城郡主

衛伯玉

太夫人恩加登國太夫人

杜甫

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富貴當如
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紫誥鸞回紙紫誥紫
也鸞謂紙上之清朝燕賀人遠傳及笄味更覺綵衣春奕葉班
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顏體鸞飛
報王身可憐忠與孝及美畫麒麟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

太夫人因示從事行軍司馬位杜甫
中丞問俗書熊頰愛弟傳書綠鷓新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
座大夫夫人

詩話

詩諷歸養

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鄧州父不歸侍嘗閱貴人歌舞自詩
云畫堂玉佩繁雲響不及桃源款乃歌黃山谷和韻諷之云慈
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虞虞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
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為親滌溺器未嘗頃刻不供子職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五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子和 梓

人倫部

後母

伯叔母 所生母 庶母 乳母
慈母 保母 出母並附

群書要語 繼母如母故孝子不敢殊也儀禮

伯叔母 父之兄妻為伯母父之弟妻為叔母爾雅

庶母為庶母何以小功以慈已加也儀禮喪服 慈母如母傳曰

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
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命

德壽堂梓

之也 喪服

慈母保母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敬謹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 內則

出母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

古人事實

舜事後母

舜父瞽瞍盲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于常欲殺舜 史記

後母逐子

殷王中宗之子曰孝已事親一夜五起中宗用後妻言竟逐之

假蜂進說

尹吉甫子伯奇事後母至孝母取蜂去毒繫於衣上伯奇前欲去之母便大呼曰伯奇牽我吉甫見疑伯奇自死 列女傳

蒸梨出妻

叱天去妻 並見出妻門

子諫逐母

閔子騫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父知之欲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 孝子傳

不取後母

曾子出妻終身不取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保其免

於非平家語

織履給字

翟方進年十二失父辭後母至京師母憐其幼隨至長安織履以給方進後二十餘年至宰相母尚在

卧冰躍鯉

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朱嘗欲得生魚時天寒水凍解衣裸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

事伯母孝以下係伯叔母

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三十國春秋

叔母撫育

宋謝瞻幼孤叔母撫育有恩同於至親

不持所生服以下係所生母

蔡延慶所生母已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為臺所誣乃乞追服則知蟬匡蟬綫不獨成人之弟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始得之奉養三年而亡壽昌至毀馬善人惡人相去乃爾遠耶余謫居於黃而壽昌為鄂守與余往還甚熟余為撰梁武懺引者也

志林

訪所生母

司農少卿朱壽昌左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尋訪不遺洽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為關中民妻壽昌即棄官入關中得母於陝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五

二

德壽堂

之蘇子瞻為作詩序且譏激世人之不養者李定見其序大惋
恨東軒筆錄

雖賤必貴以下係庶母

姑布千鄉見無恤曰此真將軍也簡子曰此母賤翟婢也千鄉
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史

屈節為妾

周顛母李氏字絡秀顛父為安東將軍求絡秀為妾父死不許
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子遂與之生顛及嵩謨嘗曰我屈
節為汝家妾詳見母子門

嫡母不禮

裴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秀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眾秀年

十餘歲有請徽者出則過秀宣氏使其母進饌於客見者皆起
母曰微賤如此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乃止時人為之語曰
後進領袖有裴秀

截髮供賓

陶侃母湛氏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陶氏貧賤母紡績資之審
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卧新薦自剉給其
馬又密截髮供饌逵知之嘆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列女傳

諸兄役母

崔道固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入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
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則道固驚起謂客曰家無
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凡所作咸拜其母謂道固

曰我賤不足以報貴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而賤其諸兄南史

母即姑婢

阮孚之母即姑婢也詳見婢妾門

無外家

王符傳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隱居著書以譏當世得失不欲章顯其名號曰潜夫論

為乳母鮮紛以下係乳母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真耳乳母繼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

哺時恩耶帝雖材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惻然愍之即免罪韓晉公浙西觀察有乳母通求外事公欲殺之密求顧况營救况詰公問之公曰天下皆知某守禮法乳母獨犯焉况曰公幼時早起夜卧即要乳母今為侯伯乳母焉用哉誠宜殺也公乃捨之

殺一乳母見妬婦門

為慈母服係慈母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慈母無服今君為之服是逆古典公不忍為之練冠慈母有服自公始

不喪出母係出母

子思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子思曰：爲後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後也。妻者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古今文集

雜著

後母偏愛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惟婦人懷嫉妬之心，丈夫有沉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爭家，提携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已生之上。官學婚嫁，莫不爲防焉。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爲仇。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顏氏家訓

古人不再娶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爲誠。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謹之哉。謹之哉。顏氏家訓

古詩

履霜操

韓愈

尹吉甫，子無罪，爲後母譖而逐，自傷作云。

父兮兒寒，母兮兒饑。兒罪當逐，見何爲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饑何食，兒行於野。履霜以足。

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古詩 係所生母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

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蘇子瞻

温公日錄云其母素微生壽昌歲餘遣出之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
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昇青天愛君五十着綵
服兒啼却得償當年喜龍爲家玉爲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花
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與簾蹙繡感君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
或聞長陵竭來見天姊神孺豈意逢將軍開皇苦桃空記面建
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誰復識穎谷封人羞自薦

雜著 係妾母

妾母之稱

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
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慰人妾母之次合稱之云何曰恐
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峰稱妾母爲少母南
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峰想是本此 朱語錄

乳母墓銘

韓愈

乳母李氏徐州人號正真爲韓氏家乳其兒愈愈生未再周月
孤失怙恃李氏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其所乳
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州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

貞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一男五女時節受慶賀愈輒率婦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病卒卒三日葬河陽縣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為銘矣

乳母任氏墓誌銘

蘇子瞻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生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于杭密徐湖謫於黃元豐二年八月壬寅卒于黃之臨臯亭享年七十有一十月壬午葬于黃之東阜黃岡縣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念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所不之也

保母楊氏墓誌

蘇子瞻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輝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頽然順養也為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熈寧十年六月己丑卒葬于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于宋載其柩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于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誤子

雙生 遺腹子 並附

群書要語 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內則又 男子設桑弧蓬矢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內則 三月之末擇

日前髮為鬢，男角女羈。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母，先相曰：母某敢用時，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師，父執子之右手，咬而名之。內誕彌厥月，先生如達。注：誕，大也。又發語辭，達，羊子也。生民上，筮下，簞乃安，斯寢乃寢。乃與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罴，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注：半圭曰璋，臣之職也。瓦，紡磚也。斯干。

詩句 孔子釋氏親抱，迷盡是天上麒麟兒。杜：掌中貪見一珠新。

杜寄漢中王 驥之子鳳之雛。杜：揚杯祝願無他語，謹勿頑愚似汝翁。

李白 憶爾懸弧日，余為座上賓。擧筯食湯餅，祝辭天麒麟。

劉禹錫贈張盥 玉樹長新枝。常應物豈料，鬢成雪。方看掌弄。

珠 何時能反哺，共養白頭烏。且有承家望，誰能得子。

遲 掌珠一顆兒，二歲鬢雪千莖。父六旬，玉牙珠顆小男兒。

羅薦蘭湯浴罷時，芙蓉春來盈女手。梧桐老去長孫枝。並同。

去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耔。韓贈盧仝 頭玉嶢嶢眉刷。

翠骨重神寒，天廟器。一雙瞳人剪秋水，竹馬梢梢搖翠尾。李賀。

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畫不如。臨川 虎兒可愛光陸離，開。

眼已有百步威。歐公洗兒歌。

雙生 古人尚質，雙生以後生者居上，取以為兄。公羊傳 孿子之。

相似，惟其母知之。注：孿，雙生也。戰國策。

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淮南子。

古今事實

...

禹契生之異

脩已背折而生禹簡狄胃剖而生契六帖

后稷生之異

姜嫄踐巨人跡而孕生子以為不祥棄於水上故名棄即后稷也

生空桑中

維嶽降神

紂麟

鑽鯀並見生辰門

滅若敖氏

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之兄曰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傲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

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子文卒於越司馬攻王楚滅若敖氏宣四

喪羊舌氏

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甚惡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娶之生子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妙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昭二十八

視子知貧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子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豁鑿可盈是不可履又叔向曰晉有羊舌鮒者叔魚之母弟黷貨無厭亦將及矣

寤生驚母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因名寤生

生而同物見姓名門

夢蘭而生

鄭文公有賤妾燕姑夢天使與之蘭曰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與之蘭而御之曰妾幸而有子敢徵蘭乎

天皇孕秀見生辰門

三白母亡

東方朔生三日而母田氏死隣母收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

焉朔生五歲忽失經年乃歸母問之朔曰兒暫之紫泥海右此水汚衣仍過虞泉前洗明發中還何言經年乎洞冥記

胡婦生子

蘇武留匈奴十九歲年老子前坐事死宣帝閱之問左右武在匈奴父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名通國有聲問來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詐焉通國至上以為郎

老人子無影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為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太男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父入道一宿斯消何因有子女小家涕洟反欲汚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思惟良久

言魯聞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異文並日中行後獨無影人咸嘆服風俗通

老蚌生珠

後漢帝元將弟誕仲將孔融與其父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名世之器也昨日仲將來文敏篤實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禁殺子

賈彪為新息令息人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制與殺人同罪

產子并蛇

竇武女生子并產一蛇

藍田生王

諸葛恪少有名孫權見其父瑾曰藍田生王真不虛也

生子愧無功

晉元帝生子普賜群臣啟羨謝曰臣無勳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世說

聽啼知英物

桓溫宣城太守彘之子也生未期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彘以嶠所賞遂名桓溫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本傳

新婦配參軍

王渙妻鍾氏琰太傅孫曾孫也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既適

渾生子濟渾嘗與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固不翅如此參軍謂渾中弟淪也

天上麒麟 見生辰門

方生知死

魏舒微時嘗請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答云十五以兵火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年誼主人問所生兒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魏自知當為公矣後果位至司徒

夢虜脫上衣

索克夢虜脫上衣索統曰虜去上男也君婦當生男果然

生日湯餅

唐明皇王后恩寵日衰不自安一日訴曰三郎獨不記阿忠脫新半臂換三斗麵為生日湯餅耶上戚然閱之

夢九鶴

張九齡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飛集于庭遂生九齡

夢燕投懷

張說母夢王燕投懷遂生說 定命錄

錯罵美璋

太常少卿姜度謾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有日聞有美璋之喜客視之掩口 職林

雌申辰

生丙子

小戊子 並見生辰門

夢賜五子

竇禹鈞家甚豐年二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脩行緣汝無子又壽數不永禹鈞唯諾後十年復夢其祖父告之曰汝自數年以來各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筭三紀賜五子各榮顯 范文正公述

生黃鶴樓

王欽若父仲華侍祖都官鄂渚欽若母有孕值江水暴溢亟遷黃鶴樓始悅生公時隔岸漢陽人望樓上若有光景 青箱雜記 試晬知貴 見年齒門

夢得基子

李泰伯母初無子祈禱無所不至祥符二年夢二道士奕基戶外往觀之其一人取扇之一子授焉遂孕生泰伯

一男一女 以下係雙生

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云當生一男一女男為入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名女曰妾 傳十七

一產六子

陸修娶鬼方國君之妹謂之女嬪孕而不育三年啓其母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 帝系

一產三子

霍將軍妻產三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為弟或曰

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居下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弟時
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三子曰囂曰良以邪生囂以已
生良則以囂為兄以良為弟並以前生者為長霍氏亦以前生
為兄焉 西京雜記

存趙孤兒 以下係遺子

趙朔為屠岸賈攻滅朔有遺腹子朔夫人置兒襁中得脫朔客
公孫杵臼程嬰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之以文祿匿山中嬰謬謂
諸將曰吾知趙氏孤處諸將發兵隨之公孫杵臼謬呼曰趙氏
孤兒何罪請活之諸將殺杵臼與孤兒然趙氏真孤反在程嬰
處為匿十五年因韓厥復立之是為趙武程嬰自殺曰我將下
報宜孟與公孫杵臼武為服齊衰三至為之祭邑 史記

有祖風烈

李廣子當戶早卒有遺腹生子陵陵有廣之風烈

同生丁邠

鄭玄子為孔融吏舉孝廉融被圍往赴難遇害有遺腹子以丁
邠日生玄以丁邠歲生故名曰小同

繼父不容

杜祁公行越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八前母有二子不孝其母改
適河南錢氏八年十五六其一兄以為其母匿私財以適人就
公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之重療上出血數
升僅而得免乃詣河南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從來孟洛間貧甚
傭書以自資 東軒筆錄

體有四乳

范忠文公鎮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隴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驗之果然遂名曰百常墓誌

古今文集

雜著

睽日試兒

江南風俗兒生二期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針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為試週親表聚集致無草焉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亦無教之徒雖已孤露

其日皆為供墳暢擊樂不知有所感傷孝先帝年少之時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脩容薨歿之後而此事亦絕顏氏家訓

古詩

借韻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

蘇子瞻

今日散爾憂彈冠及新沐况聞萬里孫已報三百浴朋來四君子大壯泰臨復開書喜見面未飲春生腹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舉家傳好夢殊相驚凡自爛爛開眼電硃硃時頭王但令強筋骨可以耕衍決不須富文章端解耗紙竹君歸定何日我計久已熟長留五車書要使九子讀單瓢有肉樂軒冕無流矚人言殆似我窮達已可卜蚤謀二頃田莫待八州錄

律詩

洗兒

蘇子瞻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洗兒二首

即文公也

朱喬年

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疎。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清苦更冠儒。

其一

舉子三朝壽一壺，百年歌好笑掀髯。厭兵已識天公意，不忍回頭更指渠。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

蘇子瞻

鬱葱佳氣夜充闈，始見徐卿第二雛。剗欲去為湯餅客，惟恐錯寫弄璋詩。象尊新婦賢相敵，阿大中郎喜有餘。我亦從來識藥物，試教臨看定何如。

夷仲叔父幼子時自詞

幼子謂深尚書

黃魯直

骨秀已如騏驎子，性仁端是鳳凰雛。雖不騰淥水，稱神俊應出岐山。作瑞符，漸指家人知姓字。試看屏上識之無，乃公斷歲多陰德。德德作高門，待汝車。

詩話

自愧無功

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坡賀洗兒詞云：犀錢玉果，利市平分。

卷之五
露四坐自愧無功。此事如何到得儂。若溪漁隱

犀角豐盈

鄭語云史伯言幽王惡犀角豐盈而近頑童窮困故坡詩云未得豐盈犀角兒先逢玉雪王郎子又曰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

氣可食牛

月子曰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故杜詩云小兒五歲氣食牛坡詩云見之齟齬中已有食牛氣後山云虎子墮地氣食牛

晚始得子

邵堯夫四十餘始娶生男有詩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

為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夭賢愚係於汝我若壽年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欲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聞見錄

摩頂能行

東坡中子追生四歲不能行請辯材禪師為落髮摩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坡詩曰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圭四歲不知行抱負頰背腹師來為摩頂起起逐奔鹿

前後身

群書要語前後身本出釋氏輪迴之說

古今事實

歌金瓔

古今事類彙編 卷之五 後集 一

年祐年五歲令乳母取所美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祐即請鄰人李氏東園桑木中採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乃知李氏子則祐前身也

沙門前身

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瞻珉風采曰使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願亦足矣後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珠貝生所未見即識其名咸謂沙門後身洞冥記

取刀子

向靜有女數歲而亡姑病時弄刀子母奪取不予傷母手後又產一女年四歲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弄刀子故傷母手何云無也靖覓數方人置一處令女自識女見大喜

而即取先筆者具祥記

能記墮井

晉鮑靖字太玄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李家兒九歲墮井而死父母訪之皆驗

承師前身

唐房瑄為盧氏宰與道士刑和璞出游過夏口村入廢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壑中所藏劉師德與承禪師書謂瑄曰頗憶此耶瑄因悵然悟前身之為承禪師也東坡詩序

取香囊

後蜀文澹生五歲謂母曰有五色香囊在杏林中往取得之及澹前生五歲失足落井今再生也

夢謝康樂

江南邊錫初生父忽夢前永嘉守謝靈運來謁願託君為父子錫生貌類夢中者小字康樂及冠穎秀嗣主累用之平建州克湘潭號邊羅漢玉壺清詒

僧孺後身

劉沆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旼者稱太守賊景洪附湖南偽許之復以歸行密遂不仕初景洪曰我不從彭旼因活萬餘人後必降因名所居山曰復降山山有半僧孺讀書堂沆母夢半相公來而生沆

因夢立名

范祖禹母夢一丈夫被金甲至寢曰吾故漢將鄧禹也祖禹是

日生公遂以名初字夢得溫公以博鄧禹篤行淳樸乃改字淳甫家傳

李白後身

郭祥正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前後身

隋李士謙

客有不信佛家報應者士謙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沐浴耶佛經云轉輪五道此賈誼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也若鯨為黃熊杜宇為鷓鴣褒姒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鵠小人為猿

黃母為龜。宣武為鱉。鄧艾為牛。徐伯為魚。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樽櫟者。士謙曰。此不類之說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亦不能難。

律詩

贈湖州司馬

李白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詩話

亡兒再生

顧况字通翁。暮年一子。耶非熊前身也。非熊暴亡。况追悼哀切。乃吟曰。老人喪愛子。百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

能從冥間聞之。以情告冥官。皆憫之。却令再生。况家三歲能言。冥間聞父苦吟之事。

樂天後身

白樂天晚極喜。李義山詩文嘗謂我死得為爾。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字之。既長。略無文性。温庭筠嘗戲之云。以爾為樂天。後身不亦亦乎。然義山有蒙師我嬌兒。羨秀及無匹之譽。何也。蔡寬夫云。

太白後身

梅聖俞贈郭功父詩。以為李白後身。宋云。死生往復猶康莊。樹穴探環知姓羊。全篇見風滿之險云。

敬帥托身

敬帥托身

東越華淑英張兩王之配也。以之嗣禱岳廟。夢先汝玉引一將至。端幃曰。此同姓敵帥名甫字維幹者。前乃赤大成星。思凡謫降于丙戌歲九月二日亥時。用繼世官。必須脩造及期。創桂香書屋。工畢而生。天恩于遂號幹父。後封揚州衛侯。自是仕進不絕。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六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建業 唐昌春 子和 梓

人倫部

教子 父教 母教 教姪 見姪明

辭書要語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小宛 教者必以正 古者易子

而教之 父子之間不責善 責善則離 離則不祥 莫大焉 並離

妻下 父詔其子 兄詔其弟 莊子 百世小人 知讀論語 孝經 尚為

人師 雖千載 冠冕不曉 書記者 莫不耕田 養馬 若能保數百卷 書 終不為小人也 諺曰 積錢千萬 無過讀書 顏氏家訓 註開闕

之闕閱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同上

詩句失學從兒懶杜過子詩似翁我唱兒輒酬坡小兒弄筆不

能噴泥壁書窓且賞勤錫閑來案上翻筆墨塗抹詩書如老鴉

盧全先生堂前雪月苦弟子讀書且兩廡坡

古今事實

學詩學禮以下係父教

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曰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教以義方

衛莊公之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隱三

教忠

晉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各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乃殺之僖二十二

不食示訓見子孫門

教子一經

常賢字長孺子玄成字少翁俱以明經位至丞相故語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齊柳世隆盛事墳典張縉曰觀

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亦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教誨

陳萬年子咸數言事譏刺近臣萬年病召咸戒床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屏萬年大怒曰乃公教戒汝汝反不聽何也咸曰具曉所言太要教咸誨也萬年乃不復言

戒子承家

鄭玄以書戒子益恩曰入此歲來已七十七矣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家今願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非飲食薄衣服尚可令吾寡恨

子各通經

鄧禹有十二男各令通一經 晉劉殷有七子五子比自授一經 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

怒其驕傲

顏延之嘗早詣竣見宿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蓬室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

屏風書誡

房玄齡恐諸子驕侈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日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居家有法

柳公綽最名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

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焚燭至則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於定鍾然後歸寢諸子皆昏定於中門之內

已肉子蔬

五代唐劉贄父玘為縣令贄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贄牀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干祿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贄力學舉進士

戒子安分

韓忠憲戒其子曰第達禍福固有定分在道以文之徒喪所守切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因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已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焉可誣也 唐介一日

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為桃李固未嘗與汝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亦自有命惟安分自勉而已 湘山錄

燕客索杖

韓忠憲億億教子嚴肅知亳州第一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自觀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席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誦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以冒廩祿

顏報國必欲捷之衆賓方解方已諸子股栗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忠憲八子曰綱綜絳繹綿緝維縞絳緝皆宰相維門下侍郎蘇氏家訓

教子母誑

司馬公云光五六歲美胡桃女兒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兒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兒復來問脫胡桃者光曰自脫也先君適見之訶曰小子何得漫語自是不敢漫語後公以誠授學者曰從不妄語入是也 邵氏後錄

責子不賢見父子門

戒婢往來

丁彦輔云予昔官洛陽有外醫媼張氏公鄉士人家無不到說

富鄭公治家嚴肅有子舍凡使女僕輩戒不得互相往來門肅如也 塵史

三徙擇隣以下係母教

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於墓間為其事母曰此非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賈人街賣之事又曰此非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遜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遂居焉 列女傳

買肉教信

孟子少時聞東家殺猪問母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母悔曰吾嘗教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隣猪肉以食之 韓詩外傳

斷機勉學

孟母三徙居孟子學而歸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機織孟子懼勤學不息遂成名儒

不受魚鮓

吳王仁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所以避嫌也

不受蚌鮓

陶侃為潯陽縣吏嘗與魚染以一蚌鮓遺母湛氏母封還其鮓更貽書責之曰汝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矣

壯猶捕撻

王太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王在滄城時為三千人將軍踰四十歲不如意猶撻之故能成其勳業顏氏家訓

筭金易書

唐李晉王弟魏智湛入朝位驍騎大將軍其子昭好學有書異書者母顧筭中金曰何愛此不使子有異聞乎遂持易之

入仕欲貧

崔元暉為軍校負外郎母盧氏戒之曰吾見辛亥馭云兒子從官者聞有入來二貧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吾聞貧資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重此言汝今坐食俸祿若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須特加脩潔勿累吾此意也職官分紀

內訓甚嚴

呂榮八公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身
 默不以時事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
 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盛暑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
 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
 襪縹袿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
 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止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
 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如此故公德器大異於人

秤槌投足

寇萊八準少時不脩小節頗愛飛鷹走犬大夫人性嚴母不勝
 怒舉秤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
 瘡痕輒哭郡記聞

杖碎金魚

陳堯咨善射號小由基及守荆南回其母馮夫人問汝典郡有
 何異教堯咨曰每以弓矢為樂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
 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務一夫之勇豈汝父之志耶杖之碎其

金魚燕談

聽客與語

張家學弟密省几母宋氏白之族也親教督二子讀書客至
 輒於窓間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為之設殺饌或閑話
 諧謔則不設也後二子皆登第奎少嗜酒嘗有酒失母怒欲笞
 之遂不欲終身

古今文集

古今文集

古今文集

古今文集

弟子職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
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
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繹暮習小心翼翼
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教子

顏之推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
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
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王版藏之金匱子生孩提師保固明仁孝
禮義道習之美凡庶縱不能令當及嬰孩識人顏色知人喜怒

便加教誨便為則為使正則止比及數歲可省咎罰父母威嚴
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母不能然
飲食運為恣其所欲直誠翻獎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
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播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於
成長終為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
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古詩

責子

陶潛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
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
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黃山谷云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
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嘆見於詩耳又杜子美
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稿達
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夫子美
困頓於山川蓋為不知者訪病以為拙於生事文往往譏
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
人便謂譏病淵明所謂痴人前不得說夢也

贈張籍

韓愈

吾老嗜讀書餘事不掛眼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允簡君來好呼
出踉蹌越門限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愧赧昨因有緣事上馬插
手版留君住廳食使立侍盤盂薄暮歸見君迎我笑而筇指渠

相賀言此是萬金產吾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試將詩義授如
以肉貫帶開袂露毫末自得高巖巖我身蹈丘軻爵位不早結
固宜長有人文章紹編刻感荷君子德悅若乘朽棧君令吐所
記鮮摘了瑟僂顧視窓壁間親戚諺說覺喜氣排寒久逼耳嗚
嗚晚如今更誰恨便可耕灑澗

符讀書城南

韓愈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勸及
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十初由其不能學所入迷
異間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年至
十二三頭角稍相疎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污渠三十骨骼成乃
一龍一猪飛黃騰踏去不能顧瞻餘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

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金壁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君子與小人。不係。父母且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不見三公。後寒饑。出無驢。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苗畝。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新涼八郡墟。烽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且夕念。為爾惜。居諸。恩義有相。本作詩勸。請嗜。

王得臣塵史云。王荆公集。唐李杜韓吏部。洎歐陽文忠公。歌詩。謂之四選集。王莘樂道謂予曰。集不取韓公符讀書城南一篇。何也。予曰。是篇大概教子以取富貴。宜荆公之不取也。且子有賢與愚。何其掛懷抱。淵明猶不兒。子美之

譏况示以取富貴哉。樂道以為然。

寄男抱孫

盧仝

別來三得書。書道滯離久。書處甚粗殺。且喜見汝手。殷十七又報汝文頗新有。別來纒經年。囊益未入斗。當是汝母賢。日夕加訓誘。尚書曷異功。禮記速須剖。嚶嚶兒讀書。何異摧枯朽。義低作聲便可卷。年盡莫學村學生。籠氣強叫吼。下學偷工夫。新宅鋤蕪莠。乘涼勸奴婢。園裏薺菜非。遠籬編榆棘。近眼栽桃李。引水灌竹中。蒲池種蓮藕。撈漉蛙蜘蛛。脚莫遣生蝨。斗竹林吾最惜。新筍好看守。萬籜包龍兒。攢迸溢林藪。吾眼恨不見。心腸痛如搗。宅錢都未還。債利日日厚。籜龍正。爾免莫殺入。汝口下。寧噓託汝汝。活籜龍否。殷十七老儒是汝父。師友傳讀有疑誤。請

告咨問取兩手莫破拳一吻莫飲酒莫學捕鳩鷓莫學打雞狗
小時無大傷習性防已後頑發苦惱人汝母必不受任汝惱弟
妹任汝惱姨舅姨舅非吾親弟妹多老醜莫惱添丁郎添丁詩見愛子
門淚子作面垢莫引添丁郎赫赤日裏走添丁郎小小別吾來
久父脯脯不得喫兄兄莫撻搜他日吾歸來家人若彈料一百
放一下打汝九十九

律詩

遣興

杜甫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人知客姓誦得老夫詩

示宗武名驥

杜甫

覓句新知律攤書鮮滿床試吟青玉案莫帶紫羅囊假日從

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二十弟
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

聞龜兒誅詩

白居易

憐渠已解美詩童搖膝支頤學二郎莫學二郎吟大苦纒年四

十鬢如霜

愛子

知子昧於知子此附

群書要語撫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羨我思斯勤斯勤子
之閱斯賜愛其子擇師而教之韓師說

詩句驕兒不離膝長我却復去杜得書報平安肥字如稊黃

知子知子莫若父昭十三

昧於知子 人莫知其子之惡 大學

古今事實

愛其叔段

鄭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其叔段欲立之請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 隱三

教以義方 見教子門

人愛少子

左師觸龍見太后曰老臣息舒祺最少臣竊憐之願補黑衣之闕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 史記太后傳

老牛舐犢 見喪子門

抱置膝上

王坦之字文廣父述愛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

不與講論

林道人請謝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與林公講論遂至相告王夫人自壁後出云新婦一生所寄惟在此見流涕抱兒以歸謝公曰家嫂詞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世說

寵愛失教

梁元帝時有二學士聰敏有才為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偏於行路終生譽之一行之非捨歲文飾異其自改年登婚冠暴慢且滋竟以言語不擇為周述抽腸囊鼓云 顏氏家訓

譽兒癖

王福時五子勳勳助勸皆以文顯嘗評於韓彦思彦思戲之

事類彙編卷之六

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

知子可舉 以子係知子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曰午也可

知子必敗

趙括少學兵法父奢不能詰然不謂善曰兵死地而括易言趙主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及括將行母上書願王勿遣即有不稱妾得無隨坐可乎

視子知貧 見課子門

知子奢儉

范蠡至陶致貨鉅萬伴謂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曰往視之長男曰家有長子

曰家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也欲自殺朱公不得已遣長子至則楚王怒論殺朱公子明白下勅長男竟持其弟喪歸朱公笑曰吾固知其必殺弟汝見吾貧苦特重惜金所以卒殺汝弟如少弟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豈知財之從來吾欲遣少弟為能棄財也 史記

知子賢愚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隨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遺失問禹禹不能記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

知子不能

薛宣子惠亦官二千石始為彭城令宣過其縣心知惠不能案

行舍中處置什物終不問以吏事

知子必富

石崇司徒苞之幼子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慧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憂苞曰此兒雖小後能自得及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貴

知子能書見字學門

知子所得

晉穆帝問顏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莫得臣義躍得臣酒

知子必貴

唐王珪少與房杜善珪母李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母大驚勅具酒食曰二客公輔

才沒貴不疑按杜甫送王砮詩則珪母杜氏非李氏也

不知子能文以下係昧於知子

陳思王植太祖嘗視其文曰汝情入耳植跪曰固當面試奈何倩人時建鄴銅雀臺新成太祖將諸子登臺使各賦植援筆立成太祖甚異之

不為父所知

山簡濤之子也簡歎曰吾年幾二十而不為家公所知

遇以常見

謝惠連初有奇才不為父方明所知族兄靈運謂方明日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見遇之

以豚犬畜

萬迴師神若痴愚，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兄戎役安西，音問斷絕，忽一日朝往，父返曰：「兄平善，發書視之。」乃兄手迹，其家以其萬里而迴，故號萬迴。開元傳信記

古今文集

雜著

愛子致禍

人之愛子亦罕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為明鑒。顏氏家訓

古詩

示添丁

盧仝

春風苦不仁，呼逐馬蹄行。入家慚愧瘴氣却，憐我入我憔悴骨。中為生涯數日不食，強起行何忍。索我抱看滿樹花，不知四體正因憊。泥人啼哭聲，呀呀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父憐母惜，搨不得，却生痴笑。令人嗟，宿春連曉不成采。日高始進一椀茶，氣力龍鍾頭欲白。憑仗添丁莫懷命。

唐人多傳盧仝因留宿王涯第中，遂預甘露之禍。仝老無髮，闖入於腦後加釘馬人，以為添丁之讖。或言好事者為之，全處士於人無怨，何為有此謗。然平時切齒元和逆黨，月蝕一詩，膾炙人口，意者群闖以此禍之。

北征

杜甫

况我墮胡塵及歸盡蓬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
 迥悲泉共幽咽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兒背面啼垢膩脚
 不韞林前兩小女補綻絕過膝海圖折波濤舊編移曲折天吳
 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卧數日那無囊中帛救
 汝寒凜慄粉黛亦鮮包衾稠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
 學母無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濶生還對童
 穉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挽髮誰能即嗔鳴翻思在賊愁其受雜
 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

律詩

嘲小德

黃魯直

中年舉兒子謾種老生涯學語轉春鳥塗窓行暮鴉欲嗔王母

惜稍慧女兒諺鮮若潛夫論不妨無外家

有子

不肖子 附

群書要語子克家

蒙卦

幹父之蠱

裕父之蠱

並蠱卦

篤前人

成烈

洛誥 克紹前烈

商命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裳華

國人稱碩

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祭義良治之子必學為表良

子之子必學為箕

樂記

稚子候門

陶

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

髮漆黑肌肉玉雪可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

見韓愈撰馬公墓誌

詩句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

杜

弱妻抱幼子出拜忘慙羞

有客過茅宇呼兒正葛巾

杜

是時應門兒紫蘭茁其芽

之生五之坡兒女嬉笑牽衣李牽衣兒女遶太白扇枕即君
煩阿香坡大兒踉蹌越門限小兒呶啞語綉帳坡如今莫問老
與少兒子森森如五竹坡

不肯子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苗厥子
乃弗肯播矧肯穫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大詰其父析薪其子
弗肯負荷左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無逸弗念厥紹柳行莫
醜於辱先司馬遷

古今事實

才子八人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

五世傳子

楊雄傳自季至雄五世而傳子故雄無宅揚於蜀

各守一藝

鄧禹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教養子孫為後世法

必興吾門

陳群為兒時祖寔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門

當如仲謀

曹公攻濡須塢孫權拒之乘輕船入曹公軍還作鼓吹公見整
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吳志梁帝曰生
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吾兒豚犬耳五代

荀氏八龍

荀氏八龍

荀淑有子八人謂之八龍

一不為少

梁陸瓊幼聰慧從祖襄嘆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

褚淵嘗謂任昉父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且一不為多

一不為少

頭角嶄然

柳宗元少精緻逮其父時雖年少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

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墓誌

令子

鄭餘慶子湑為右補闕敢言無忌諱憲宗謂餘慶曰湑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賀

從教言印霄

高孝基見房玄齡曰僕聞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

西平有子見八子門

寶氏五龍見及第門

韓氏八龍

韓忠憲公子時以比荀氏八龍詳見教子門

不才子以下係不肖子

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阿謂之渾敦少暉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猜諸庸回服說菟戩以誣成德謂之窮奇顛帝氏有不才子不可訓

教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謂之禱
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
侵欲崇後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陋不恤窮匱
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凶族殺四
裔以禦魘魅左文

朱均不肖

堯之子不肖丹朱舜之子亦不肖商均

不辨菽麥

程滑殺厲公荀瑩士魴逆周子曰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
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注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爲癡者之候不
慧蓋世所謂癡左桓温第四子禧不辨菽麥本傳

怒其不敬

丙吉子顯少爲諸曹嘗從祀高廟至夕牲乃使出取齋衣丞相
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謹亡吾爵者必顯也
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

不如友子

後漢太原王霸妻不知誰氏霸立高節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
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
雍容如也霸子方耕於野聞客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作不
能仰視霸且之有愧色客去卧不起妻恠問故霸曰吾與子伯
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貌甚光舉措有適我見曹蓬髮歷齒未
知禮則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令

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初志而慙見子乎。霸崛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隱終其身。

若豚犬耳見有子門

不識金鉞

梁廬陵王續之子應不慧王薨至庫內閱珍物見金鉞問左右曰此可食否荅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總乞汝

不肖敗家

覆試曳白

並見闕闕子弟門

不隱了過

姚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馮舊請託魏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

其為人多欲而寡謹是必嘗以事于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及聞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謂必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

子不識字

韓昶退之子也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昶以為誤悉改根字作銀字尚書故實

一賢一否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瓌子頌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迹曰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子為人患

魏州司功參軍負暴人患焉遂毀其像

古今文集

古詩

徐卿二子歌見幼悟門

過於海船得邁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皆粲然可觀子
由有書相慶因用其韻賦一篇并寄諸子姪

蘇子瞻

我似老牛鞭不動雨滑泥深四蹠重汝如黃犢走却來海澗山
高百程送庶幾門戶有八慈不恨居隣無二仲他年汝曹多
末中夜起舞踏破甕會當洗眼看騰躍莫指凝腹笑空洞

雖是兩翁癖積德已自三世種豈惟萬一許生還尚恐九十煩
珍從六子晨耕簞瓢出眾婦夜績燈火共春秋古史乃家法詩
筆離騷亦時用但令文字還照世糞土腐餘何足夢

贈山谷子

蘇子瞻

黃童三尺世無雙筆頭滾滾懸秋江不憂老子難為父平生囑
強令心降我來喜共阿戎語應敵縱橫如急雨生子還如孫仲
謀豚犬謾多何足數黃家小兒名拾得眉如長松眼如漆只今
數歲已動人老人留眼看他日笑君老蚌生明珠自笑此物吾
家無君當置酒吾當賀有見傳業更何須

詩話

不肖子三變

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蠶而食第二變為蠹魚
 謂蠶書而食第三變為大蟲謂賣婢子而食三食之輩何代無
 之北夢瑣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612